皇明疏議輯略

皇明疏議輯略卷九

納諫

開言路疏

劉珝

臣聞宋儒蘇軾曰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達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非真無邦也雖有邦而亡之形具矣臣不敢遠引前代明王遇災求言之典伏惟我　太祖高皇帝臨御之時自公侯以及守令下至軍民匠役諸色人等皆得言事其言中理即爲施行且或

乎之官或給之賞言不中理亦置而不問無謗人使之言
也猶恐人不得盡言再設登聞鼓于左長安門外應有
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列所以廣耳目不偏聽防壅蔽
而通下情也故當是時雖閭閻之間細微之事無不周知
天下太平良有所自洪惟　皇上嗣承大統即詔天下凡
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臣有以見皇上之心即　太
祖高皇帝求言圖治之心也夫何十數年以來以言而行
賞者固有之以言而得罪者亦不少夫在古聖人奬人使
言人尚不敢況加人以罪而孰敢言哉即今妖物傷人京
城騷動人持兵刃晝眠夜作說者曰此陰盛之狀又曰此

胡虜將來寇邊之兆延今半月之久無一人敢言豈非顧望緘默結於平時哉設若有甚於此亦孰敢言或得禍亂不肯可知矣伏望 皇上廓宇宙之量容涓滴之微詔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及一應官吏軍民人等明言致災之由殄災之策不從忌諱 皇上俯垂睿覽虛心聽納如所言果中即賜施行以興政治以厭群望如所言不中亦望姑容如是則言路開君子進小人退矣萬事何憂不理災害何憂不息哉

敕言官以光聖德疏　　儲巏

臣等竊見刑科給事中龐泮等監察御史劉紳等頃因上言

免差官校提鮮武岡州知州劉遜　皇上震怒俱下之錦衣衛獄數日以來內而臣工外而軍民莫不私憂竊嘆以爲麗泮等不諳事體觸忤　聖心即其所言不爲無罪所可惜者　皇上之盛德國家之大體不可因此一事而有所損爾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明目達聰用言聽諫狂直者每賜優容抵悟者未嘗斥逐虛心從善以義斷恩有古帝王所不及者聖德昭彰已十年矣今乃因其言事一有不當舉六科十三道盡下之獄此雖泮等有以自取然以皇上十年納諫之美而遽然有此傳之四方不能無議書之史策不能無譏因一事以掩前功以小故而妨大德此

臣等所以竊爲 皇上惜也且泮等建言亦其職業但以所論劉遜之事者傷於急遽辭失於婉曲然原其心亦仰賴 聖明素有以聽用其言是以隨事納忠不避煩數則其情固可矜而罪亦可恕也况科道乃 朝廷之耳目凡國家利害生民休戚時政得失百官邪正皆得言之是以古之帝王及我 祖宗建是言官必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以充厥職有一言之善得賜施行雖多言不當亦不加罪所以優容之者惟以養其敢言之氣使之森然立於殿陛之前于以扶持正論消沮邪謀爲廟社之福若摧折之因繫之中人之資守道徇義者少趨利避害者多彼惟知

緘默觀望持祿保位而已乜日脫有大事誰復為 皇上言哉由是論之惟孝言官蓋非人主之利也自洋等下獄科道一空辦事署印盡委之人糾儀侍班皆曠其職惟此異常之事豈宜清明之朝 皇上臨朝之時視聽所及及燕閒之處思慮所經未必不惻然有動於宸衷也昔唐太宗嘗謂侍臣曰比見人來奏事多有怖懾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情猶如此況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為忤若即嗔責深恐人懷戰懼豈肯更言貞觀六年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忤旨太宗以為訕謗侍中魏徵進言曰自古上書率多激切即似訕

謗惟詳其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令賜徳參帛二十疋臣等嘗論唐太宗非惟能容人之諫又導人而使之諫非惟不怒人之諫又嘗賞人而使之諫故貞觀之治庶幾成康寔由屢已納諫所致也欽惟我 朝列聖尤喜諫諍臣等不能悉舉謹具一二事以言洪武初年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 太祖厭其迂衍怒欲罪之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 上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 朝廷耳烏可深罪乎上乃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洪熙初

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有言其賣直沽名者楊士奇對曰
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 仁宗
雖不罪謙然免其朝參令專坐司視事自是月餘言事者
少 仁宗諭士奇曰自免弋謙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
遂令士奇就前草勑引過命弋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毋
以謙爲戒此 祖宗之聖德明訓 皇上所當祖述憲章
者也今龐泮等不識事體縲紲下獄已示之罰矣伏望
皇上廓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沛發明詔不日而赦之則
不惟泮等心懷感激益圖報稱而內外大小之臣六軍萬
姓之衆莫不歌詠聖德懽忻交通四方傳之以爲盛事史

策書之以爲美談德業之盛名譽之美其可以四休　祖

宗而貞觀之治有不足言矣

求保天命疏　　王恕

邇聞刑部主事林俊上章陳言忠誠激烈詞氣過直冒干

天威前旨遂下後府經歷張黻爲林俊陳情亦行拿問臣

當以林俊等爲戒括囊全身今昧死而復言之者非納交

於林俊等而爲游說也實爲　國家天下言之耳况今之

時外而遼陝甘涼洮岷軍士暴露內而郡縣旱荒太甚民

飢而死此誠　陛下憂勤惕厲誠訪諮求極力救濟以收

人心之時奈何興土木之工爲佛寺之存蓋聞僧伽之言

彰大佛法于以尊之崇之以福生民而延國祚也且三代以前無有佛法而　帝王曆數率皆綿遠三代以後崇信佛法而　帝王運祚未聞過之以此觀之則佛法之無益于世也明矣其不足信也審矣且　天地生成萬物　祖宗創業垂統　孔子明道設教其功其德盡非佛氏所能彷佛其萬一然而京城不過設一壇祀　天地內府設一太廟祀　祖宗京城以及天下郡邑設一廟祀孔子縱使佛法有靈其功德可比隆於　天地祖宗孔子其佛寺亦不宜多於　天地祖宗孔子之壇廟也然京城内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今復建佛法之寺於　王城之側遂徙

人民數千百家當用帑藏銀數拾萬兩似爲過之蓋安土重遷人之情也今一旦拆人房屋置之他處欲人心安得乎帑藏銀兩所以備兵荒也今以爲建佛寺之資使人飛輓於道路轉死於溝壑欲人心悅得乎人皆知此事之非宜而不言獨林俊言之是能盡忠於 陛下而不爲身家計也人皆私議林俊之言是無一人公言於 朝獨張敝言之者亦能盡忠於 陛下旌直納諫以隆治道亦可嘉也今皆不知省悉置於法此臣所以未諭也臣恐由是人皆以言爲諱倘有讒佞之害政奸邪之誤國誰復言之陛下何由而知之此臣所以日夜懷慮而不能已於言也

伏望 陛下收雷霆之怒解恢恢之網復林俊之職慰天下之望暫停建寺之役專理救荒之政如此則九有歸心四夷向化 皇圖以之而鞏固 天命以之而永保矣

勸忠義以感人心疏　　夏崇文

臣惟 帝王居天下之上必先感天下之心欲求其心必先勸之以忠義夫執途人之手而語之曰某欺君雖親且舊者亦知所惡也某愛君雖疏且仇者必知所好也蓋忠義之在人心根於天性焉耳古之帝王皆因民之情公其好惡博訪群言褒納直諫故能激勸忠義致治太平我
祖宗聖聖相承每臨御之始必詔求直言間有不實亦不

加罪竄任戚德度越往古恭惟 陛下英武聖神嗣膺大統旬日之間天下之所好而欲為所惡而欲去者皆次第舉行有忠義之心者咸欲思奮蓋不忍負 先皇之君以取途人之怨也邇者進士李文祥賦性狂愚言事過中干冒 天威欽除縣佐此蓋 陛下保全文祥使之歷練恩至渥也臣竊憂之文祥一身之去就不足惜但恐天下之人傳之不真聞之不切槩以為言者得罪直道難容有累 陛下初政之美阻天下忠義之心長奸邪肆惡之計言路一塞民情不通上下隔絕其患非細況人之情營私顧家者多致身徇國者少導之以忠猶恐不言加之以罰

孰不籍口乃　陛下深居九重恭默思道雖求聞忠直之言恐自此無忠直之士矣伏望將文祥特賜洪恩追還　新命俾天下知文祥雖有望言之罪竄逐　陛下納諫之明再乞查遵　舊例重頒　明詔言之當者采之而必行言之過者容之而不罪自然人知愧勉可以誅奸邪之心可以倡忠義之氣矣臣一介小臣非不知越職言事之罪然以母年七十非不戀烏鳥反哺之私但臣祖原吉父瑄荷國厚恩百年於茲較之他人尤當知報幸遇　陛下初政求治之日若不昧死一言非惟上負於　聖明抑且下愧於祖父見惡於途人矣

釋言罪以明納諫疏　　夏鍭

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中書舍人吉人監察御史湯鼐任儀姜綰劉遜繆樗給事中方向等皆以言事放棄於外臣前處遠不知　朝廷之上以爲　陛下嘗從言納諫能進退大臣乃大有爲之君文祥等之盡一時聰明有節氣亦不可棄之材何不相合如此也自問不喻有疑於心自今年來始知　陛下之意以謂此輩徒欲逞己無益人國是以困苦而不恤棄置而不惜蓋有由也然臣正以是而歡　陛下昔者趙簡子無過而納諫曰吾將以來諫者唐太宗不罪德參更加優賜曰朕罪此人誰復敢言

者皆見於載籍至今稱之使文祥等其言有益於國而陛下容之此未見　陛下之大儻其言無益於國而　陛下能容此見　陛下之難耳如文祥等臣亦不論但人臣因言得罪又久在外恐非　朝廷之宜盛德之事蓋人主之體毋行一事要可以示天下爲先發人心之悅然後稱人主之舉動以廣教化而保濩名也如今之事未見有此陛下本有納諫之實而小臣在外反成　陛下却諫之名又爲　陛下舉動之累此愚臣因置後豈爲　陛下言也憂明主而恐善道之不終不敢復顧也方今　陛下之臣侍　陛下在上皆有以自樂獨文祥等十數小臣顛頓貶

所漂泊海邦或觸瘴毒親夷獠犯魑魅皆有憂虞而然惟憾則不特 陛下有不得其所之人而群臣亦有向隅之泣天生 陛下又生 聖子天之為民豈欲湛恩之中更覩此輩哉此又仁主所宜動心也且言者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舉有竄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今日之若亦後時之利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其禍亦無其名罪愈輕而名愈鮮而名者并歸於人主之一身矣是以忠臣者固甚薄其名非但樂其身之無事而已也夫臣之愛君愛其身則愛其德愛其德則愛其名豈顧己之

完好而遺主上以疵玷哉是大不得已也此尤人主所當深察而致思者也然臣聞之如　陛下之意未必有今日之事爲此舉以瀆　陛下者　陛下之柱石大臣劉共者誤　陛下也蓋時有直士既非小人之利尤於權臣不便彼見文祥等既彈萬其又論尹共懼其一旦及已比於是有助之攘袂操戈自逐如魏共者出焉使人至此豈不愈有跡乎天下之人皆知而惟　陛下不知臣是以不敢止也如共者不能引天下賢士使共事其主乃交陰仇言者置之遠地以彰其主之不容且易非不得已而聽言路自爲阻塞致主上不深察以申其邪謀又重以累主上只此

一事所壞已多況其他貪穢可數之罪臣不欲明以疏舉今但舉其要為 陛下言之則輿論所棄實不藏萬其尸共也伏乞 陛下宸衷自定特 勑吏部追取文牒等還北舊官及凡前後因言去國之臣不論久近一體加 恩及被魏壯等以私過告訐去位者亦乞加察然後罷斥其還其家以從有益適今陽生陰退之月臣願 陛下行此二事以應天道以順陰陽 陛下誠然乎臣見大聖人之作為門不同所未有簡冊所未載人心大回 宗社獲福不足以言其應也臣本無知識又無言責將遠去思見陛下而無由是故一著私直以附傳言之義行古之道也

宥言官以章聖德疏　王守仁

臣聞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所以聖以能隱惡而揚善也竊見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等上言時事特　勑錦衣衛差官校拏解赴京臣不知所言之當理與否意其間必有觸冒忌諱上干天威者但以銑等職居諫司以言爲責其言而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　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爲非宜然而莫敢爲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徒以罪銑等者罪之然則

自是而後雖有上關　宗社危疑不測之事　陛下孰從
而聞之　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寒心況今天時
凍涸萬一差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道或致失所遂填
溝壑使　陛下有殺諫臣之名其時追咎左右豈有言者
則既晚矣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
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則　聖德昭布人民胥悅豈不休
哉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　陛下思耳目
之不可使壅蔽手足之不可使痿痺必將惻然而有所不
忍臣承乏下僚僭言宜罪伏惟俯垂省察不勝干冒戰慄
之至

正大經赦小過以弘化理疏　　程啓充

臣聞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莫先於親親矣體群臣則次之蓋惇睦之典隆於九族爲天叙也四體之合同乎百僚勵臣節也親親矣而小臣之情不通則耳目成壅蔽之失政教多廢闕之虞臣工危疑萬機叢脞因之親愛不洽於宗族好惡每淆於猜疑雖欲親親之恩勢亦有難爲者此九經之相爲流通並行而不悖也屬者江西按察司兵備副使胡世寧因言地方預處事宜等及寧府軍民弊政該兵部題奉欽依施行續該寧王奏稱胡世寧妖言誹謗離間親親都察院具題奉欽依提解來京問理臣於此得

以俯窺　陛下之心矣始者胡世寧有所建白　陛下不以爲迂狂而俯賜施行蓋以副使人臣也耳目寄其司行其言爾以體其心暨乃寧王撥捻爲言　陛下以爲嫌[illegible]而即加提解蓋以親王宗室也好惡同其情從其言因以洩其怒一舉而九經盡其二矣夫以　陛下之遇寧王重遹廷論有護衛屯田之錫璽書褒美之頻其隆重之極相與相孚之深之學有耳目者所共知也胡世寧非病風喪心何苦爲言彼要皆有所激而云然所謂忠而過者抑亦知　聖明之虛懷聽納寧王之能聞過則喜也不意狂簡之微乃罹縲絏之厄伏念　陛下可世寧之奏正欲隆親

親之恩繼因宗室之言詔令御史提解來京矣何公文給驛四月稽遲寧王復以拒逆之章於是乃有官校之命陛下於此亦投杼矣揣惟本件情跡中間大有可疑蓋稽遲之不久則世寧之罪不深文致之不重則報復之心未厭君臣父子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世寧焉能北走胡南走越哉其間道自投盡與其死於溝洫而人莫之知寧得見天日而甘心受命也臣願 陛下詳察之哀矜之臣聞寧王之事先該江西給事中徐文溥論其威勢日盛暴行大彰王因懲創恩欲剗磨該長史司啓稱由郡王將軍撥害民間動指本府名目被害者不知根由傳聞者以為真的

王亦曰詞非泛言事有指實自乞譴罰以示宗藩大抵人言沓至民怨流行王之心至是亦不忍矣臣按胡世寧之奏所謂盜賊殘蹂乾旱流災官民失業賑貸無備王府之債負逼及閭閻莊田之所逼民久立寨三司官員多被鈐束問刑參吏舉奏成案質辦漸及於外府騷擾遍及於鄰鄉揆之徐文溥之奏長史司之啓寧王之自言事跡禍蹤內外一輒但寧王指爲郡王將軍而世寧則以爲臣僚輔導之非法官司奉承之太過此固所謂被害者不知根由傳聞者以爲真的也向非二臣之言則不聞長史司之啓隱伏之私流毒之苦誰其攻之是故世寧在　陛下則爲

忠在寧王則爲義俾宗藩因其言而自戢　朝廷用其言
而防微則爲達權具三善而獲罪焉臣愚之所未解也仰
惟　皇祖有離二親王之刑蓋懼夫小人之胥動浮言震
搖　朝廷抗掜藩府者也世寧欲乞溫詔戒諭寧王益崇
謙德遠避嫌疑仰遵　祖訓及文皇帝意議爲　朝廷伸
大義以結人心庶幾親愛富貴得盡於宗藩其非離二也
彰彰明甚荷蒙俞允渝汗渙頒戒諭孔痁親愛弭篤　陛
下何嘗因其言而少存嫌二哉若曰禮樂政令漸不出自
朝廷詞氣之間抑揚固爲太過即其區區一念之忱大抵
防微杜漸尊　主庇民消尾大脛膛之憂植強幹弱枝之

計固在　聖明洞鑒矣使其妖言誹謗　雷霆之下安所
於逃又何能曲荷　欽依戒諭諄切乎寧王若能因言自
省則於賢仁有加謙光無損　朝廷隆重之恩君臣孚契
之情與天地相悠久矣而顧為是言意者在王所者懼發
摘其私而禍之速已故假危言以激王之怒姑為是自塞
耳觀其稱元阿魯圖所言御史臺乃世祖所建我與御史
抗即與世祖抗矣此王之真心發見者也按察副使　祖
宗所建外臺也言縱狂悖亦當引咎優容豈至指摘排擊
引而置諸危法也哉即如其言則是上損國威下招物議
張難撲之勢杜將來之口一舉而兩失焉臣愚思之尤未解

也夫以聖如　陛下而狂直且不能容誠恐人懷自危中外觧體卑遜之臣不足惜如　朝廷紀綱何積薪之火漸炎敢言之氣銷鑠壅蔽之患既成猜嫌之隙必至所謂親親也體群臣也不相為用而相為厲階矣伏望　皇上正政理之經廓弘仁之量曲賜寬宥矜此孤愚將世寧釋之詔獄俯加甄用議處奏內應行事件追究沉匿旨意公　又務使官守其職民安其業　朝廷篤天潢之派藩府隆朝宗之心則九經聿興三無致頌矣

疏通言路疏　楊琠

臣竊聞盂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上有好言之君下有敢

言之臣今　皇上德侔成湯而從諫弗咈量邁唐宗而納
諫如流即位以來大開言路言之是者無不聽納言之失
者亦加優容是以諫諍路通人心思奮但有一得咸願上
陳此皆　皇上盛德至善天下之所共仰者也邇者陝西
道監察御史謝文祥以新進之小才感
進瞽言上瀆　聖聽原其設心亦思圖報然以歷任未久
事體未諳聽察不精言事多有失實加之以罪固其所宜
但念　祖宗設立耳目之官許之風聞言事將以廣聰明
廓視聽也若因所言之差失而遽繩之以嚴刑竊恐自此
之後言官喪膽諫臣吞氣孰不緘口結舌自圖保全縱有

大姦大弊誰敢為　皇上陳哉此臣等所以不避斧鉞切切進言也彼謝文祥一小臣曾何足惜所惜者　朝廷大體耳伏望　皇上霽雷霆之威　開天地之量曲　賜保全以彰　聖明納諫之美以作臣下敢言之風天下幸甚

皇明疏議輯略卷十

史職

紀注言動疏　儲巏

伏見　陛下即位以來宴晉清問召見大臣至於今歲舉行獮狩或講究典禮或諏詢治道或綜核庶職或制御四夷遡者又親御午門讞鞫大獄盛德偉績光耀無窮非臣之愚所能形容然臣觀堯舜之德文武之政所以布天下傳後世者賴有典謨方冊之存使非當時記載則後代君臣何所補法故古者設立史官左史記動右史記言大率為此也竊見近日經筵之後　陛下每召群臣登對多從幄

幄之語造膝之言近臣不得聽聞史官何由紀錄臣竊惜之夫前代史官追述往昔尚且網羅放失摭拾傳聞以成不刊之典豈如今日宸衷睿想之所形聖謨神斷之所著明並日月炳若丹青燦然可書足以傳信乎且儒學卑蟄之士門生弟子更相問難猶有類錄年譜以備遺亡陛下復萬年之學臨九有之衆厲精圖治益大有爲將來延訪日廣政事日新苟有不可勝書者顧乃無所纂記以貽來世非闕典歟失今不圖誠恐歲月綿遠耆舊凋謝或遺失莫存或傳聞各異事蹟無以究其始末日月無以考其後先後時之悔恐不能無雖悔亦無及已竊考本朝史職

似與前代稍異臣愚欲乞 陛下特勑在廷臣僚先後曾蒙召問者備錄當日於何殿下欽奉 聖旨奏對之詞具本進覽宣付史館如事干機密不宜宣露者御覽訖仍乞封識付之謹密之臣藏諸法嚴之地所謂金匱石室者以俟將來庶聖君言動纎悉無所遺群臣論說亦以附見洪武年間常有起居注 陛下儻採臣言而行之遵 祖宗之典照前世之故事臣不勝至願

史官議　　　　　　　　　　王鏊

前代御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號

見在廷君臣言定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
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
君不復與臣下接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
奏牘分為吏戶禮兵刑工為六館事繁者為二館分派諸
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總制副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
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
已間有襃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宋時兩制
皆文學名天下始應其選雖一甲三人亦出知外任然後
召使欲其知民事也其餘應試率皆一時赫然有名中外
所謂制科是也故文學之士不至遺棄又通知民間利病

然其實試於外也國家翰林侍從亦兩制之類率用高科其餘則用庶吉士一甲三人終不外任庶吉士者或選或不選留者或多或少國家之意本欲使之積學績文以為異日公卿之儲士既與此選自可坐致清要不復苦心於學又不通知民事天下以文學名者不復得預遺才頗多故不若制科之為得也制科行人人自奮于學以求知於上不待督責矣

學士官制議

王瓊

嘗見紀國初事蹟者內載洪武間設有殿閣大學士其職不過代草詞令然無有犯輙罪黜凡制誥碑文祭文多出

御製如今天下各衙門表箋祝文祭文雖臣下所用亦出
御製至於武臣誥命皆組織之不書其每日群臣奏事面
奏取旨畢各衙門官將奉旨意批寫本後送該科類寫奉
到旨意覆奏豈有大學士學士敢自爲口旨送內批于本
面發出之事乎永樂初始建內閣于東門內命解縉黃淮
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楊士奇七人在閣辦事尋陞侍講
仁宗皇帝正位東宮皆轉春坊官凡草制纂脩等事惟翰
林院掌之無內閣掌管之說也如永樂十三年纂脩性理
大全書成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

左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上表進呈盖春坊
官必須兼翰林院職銜方得預纂脩之事未有殿閣大學
士而猶與纂脩之事也况永樂間胡廣所兼不過春坊大
學士則是時閣殿大學士不設已久矣今雖尚書在內閣
辦事六部請勑手本只云合用手本前去翰林院寫勑[illegible]
行則舊意猶存可攷也終永樂之世二楊官止五品無[illegible]
銜門所拘初未有銜門小官大之例也　仁宗登極始以
東宮舊臣陞士奇爲禮部侍郎尋陞少保轉少傅兼華蓋
殿大學士楊榮爲太常卿進太子太傅兼謹身殿大學士
文陞工部尚書在閣辦事楊溥永樂年間繫獄十年至是

釋出擢翰林院學士尋陞太常卿兼學士內閣辦事此三人皆以龍飛超陞爰任不可以例論也後楊溥丁憂起服不入閣宣德間因九年三品職滿方陞禮部尚書學士如故　英宗即位復命入閣正統四年脩　宣廟實錄成進少保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號三楊初楊榮陞尚書不過工部則不敢以兼官歷六卿之意可見然自此官制一變其後遂使雜流出身在內閣書辦年久者亦得陞至尚書掌鴻臚寺太常寺事皆三楊開其端也由是內閣之權漸重無異宰相之設六部之權漸輕凡事多稟受內閣風旨而後行卒使　祖宗營制額定之員得以增置而日久因

襲遂不可復攻矣

脩史職以備國典議　何瑭

伏以有官守者則思脩其職有言責者則思盡其忠此人臣之大防古今之通誼臣以菲薄待罪史官伏覩內外百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者月受俸錢日支廩給既失官守之職難逃尸素之譏臣謹考古者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我　祖宗設脩撰編脩檢討謂之史官俾司紀錄法古意也謹按名臣錄在　太祖時劉基係答天象之問上悉以付史館在　太宗時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記註凡　聖政　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

述由是推之史官之職任　國初猶未失也不知廢墜始
於何時臣於受職之初即欲陳奏自以無所考據又慮人
微言輕徒爲嘵嘵既而念聖賢相逢百廢皆舉擇言而從
不以人廢方擬陳奏不幸　孝宗皇帝奄棄萬國哀慕方
切豈暇圖此方今山陵既畢政治維新伏望　祖宗所
已行脩史職於久廢勑令脩撰編脩檢討者直史館凡
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論列大政事之因革弛張大臣僚之
陞降拜罷皆令即時紀錄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於
紙尾書其官其人記藏之匱櫃以待纂述史職既脩國典
斯備上則　聖君賢臣嘉謨嘉猷不至遺忘下則憸夫小

人畏懼譏刺不敢縱恣公則明朝廷無虛設之官私則使
人臣免素餐之愧事體甚便或謂館閣之地所以儲養異
才不必擇以職守臣竊謂養才之道當使之周知天下之
務方可以備他日大用今於國家政事初不聞知雖欲練
習其道無由若史館供職展因紀錄之間亦得練習政事
他日任用不至疎脫是於脩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臣愚
不勝惓惓

作養人才疏　　　　　　　　　　方獻夫

臣等會查得諸司職掌翰林正官學士一員侍讀學士貳
員侍講學士貳員屬官侍讀貳員侍講壹員史官脩撰

員編修四員檢討四員詹事府詹事壹員少詹事貳員左
右春坊大學士各壹員左右庶子各壹員左右諭德各壹
員左右中允各貳員左右贊善各貳員司經局洗馬貳員
除五經博士以下等員不常置者不開外會議得館閣之
職乃儲材之所前世皆相名臣多出其間得人之盛難以遽
數仰惟我　太祖開基既設翰林院置學士等官又慮人
材非儲養作興不能有成乃洪武癸丑　命編修張唯等
十人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宋濂為之師上聽政之暇輒
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　太宗永樂甲申命學士解縉
選取新進士中材質英敏者楊相王英王直等為庶吉士

纤脩撰曾棨等共二十九人俾就文淵閣肄業供賜甚盛
列聖相承按為故事每遇開科間於進士中選其俊者
如甲申制讀書中秘以儲養之前後得人為多柰何近年
以來內閣大臣未必人人體國法意固善而行之者日弊
選取未必皆私而留時亦或不能盡出於公且所教或非
其道所成未必得人作恩立黨於　國無益誠有如　聖
諭所云者夫道宜通變法貴可常豪傑之士固不可待教
而與輔相之儲豈必惟文是事臣等仰惟　聖諭令後不
必選留只着一體除用果才行卓異學問優的吏部訪奏
收入翰林以備擢用誠得其道無容議矣但照翰林院原

設侍讀侍講各貳員脩撰叄員編脩檢討各四員近年取
用庶吉士及陞遷者太濫講讀脩撰或至十四五員編脩
檢討或至三四十員溢於常額亦或有時一官全缺如今
檢討全無一員亦非經制且官無定員吏部何從作缺推
補皆非可久之法合無於職掌外侍講侍讀脩撰編脩檢
討等官俱量增數員著為常額不必過多除科第一甲三
名有缺銓註無缺添註外聽吏部照各衙門事體遇缺推
補編脩檢討於在京主事給事中御史評事中書舍人行
人博士國子監教官在外推官知縣府州縣教官及辦事
一年以上進士內侍講侍讀脩撰除照常於年深編脩脩

撫按討論陞外許於在京郎中員外都左右給事中寺正寺副太常太僕光祿寺丞在外同知知州通判內務各從公推訪果有才行卓異學問優長的陸續奏稱其學士詹事府庶子諭德贊善洗馬等官論資俸遷兩京各在外官員果有學行純正堪任者亦合遵照前奉 欽依許吏部間或查訪推用中間若有不稱職或才宜別用者俱許吏部論資外補如此則事體畫一經久可行而求無弊矣

簡侍議　　　　崔銑

伊尹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官者言其崇丞弼是也左右者言其比近侍從是也丞弼君畏之侍從君親之

畏者匡德於顯明親旨虛善於燕閒今翰林諸臣講經帝
幄懋學備顧問侍從之最也往年論治者欲舉　祖宗故典
令其分番入直以備顧問承望顏旨宜有贊劃啓開之王
端毅曰此多新進年少兼有輕才儉德啓君多事亂君川
舍者不若止行章奏下諸外廷則邪正辯白易於採納此
或一論也未究厥原人主孤處於內宦妾巧黠蠱心移志
者何限夫有玉者瓏斯有刀者錯斯不養才而恨亡良未
成器而歎不利未之何矣今制進士及第之外選其才行
者曰吉士讀書中秘三年而直史館頒教之文詞聲律之
歷啓其校試高下之第厥名伊美考效蔑然宜擇廷臣知

道立德者爲之師亡則求諸山澤耆宿與之講服聖人存心行已之道乃切劘治體燕酌古今之宜要之必行無弊候成而官之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庶乎收承碎之功而免於端毅之譏矣

皇明疏議輯略卷十一上

銓選

議覆公選法疏　　王恕

臣等議得考監生出論題觀作文以第高下此舊規也所考監生能者依經傍註一篇可成不能者閣筆凝眸一辭莫措甚至不依本題別寫他作謂之請客此等固不當取但人材難得是以或取寫字或取人物頗備下僚天職之用未嘗有棄材也若能者出論題不能者出判語是使學者皆就判語而不學作文非法之善也合無今後出題考選取文理平順為一等文理頗通次之文理不通若寫字

人物有一可取姑以入選如此則考選有方而高低自別矣其言各衙門主事等官有歷俸未及二年而驟陞者有八九年將淹而纔陞者拘於各部似乎不公要照郎中林璧等調改復除事例不分本部別部以歷俸年深者陞用一節臣等查得往者各部缺官若本部有相應人員就於本部陞用否則於別部陞調此見行事例若林璧袁裕之類是也若但取俸深一槩更調不無賢否混淆紛更太甚合無今後轉陞官員俱先儘本部各照年資遞遷如無相應者則於別部調補則選公而人心勸矣其言旌異推舉要行連坐舉主一節所言有理合無今後在外官員果有

廉能公正政蹟卓異聽撫按等官從公推舉員下各注舉
主日後犯贓連坐庶幾舉得其官用得其人矣

選用進士疏　王懋

照得每科第三甲進士前七八分多選在外知縣等官後二三分俱選京職所以進士該外選者或告養病或因公差在家延住俟不選外任方纔赴部希冀京職之除若不處置誠恐選補做傚非惟有壞選法抑且有壞士風今後除丁憂起復進士仍照常例遇缺隨衆選除外其餘養病公差回選者上下各除選給事中御史中書舍人并王府官外如已選外任亦選外任已選京職亦選京職庶人心

得平而選法不壞矣

選任運司官疏　　　王恕

初南京工部主事夏英奏曰運使同知務選年壯廉潔之士副使判官要除進士英邁之人官年壯則無日暮途窮之憂任進士則有砥礪名節之勸如有不為利誘者三五年間不次陞擢臣伏照諸司職掌各塩運使司運使各一員同知副使各一員判官員數不等蓋以運使為正同知與運使同知其事副使則貳運使而行事所以不分運司塩課多寡而各設一員也判官員數不等者蓋以判官為分司催辦塩課之官如兩淮運司有泰州淮安通州三分

司則設判官三員長蘆運司有滄州清州二分司則設判
官二員兩浙運司有温台寧紹嘉興松江四分司則設判
官四員由是而知判官乃分司催辦之官後雖額有裁革
職掌未嘗不同今運使周軫不知何爲而有運使所以總
理塩課而分派商人之法同知副判所以親臨塩場而盡
催辦之勤之說使同知副使遂爲催辦之官而不得干預
司事竊不有乖治體耶臣愚以爲凡運副運判俱於進士
舉人内揀選用如分司缺判官暫委運同運副催辦不
缺及別無差委令同運使共齊署押分投理辦務要同寅
協恭求公効勞共成其事則設官之體庶不紊矣

議工完陞賞疏　　王恕

竊惟帝王之治天下其要無過賞罰號令而已賞罰無二號令如一則人自信服否則欲人之信服也難矣仰惟陛下嗣承大統之初中外臣民翕然愛戴者固由　祖宗德澤及人之深亦由　陛下頒首　詔旨革罷傳奉冗官驅逐妖僧邪士不受獻貢停止織造裁省冗費數者有以動之也臣等叨受　陛下大恩忝居銓選之司若於用人得失漫不可否惟順旨而行竊恐隱壞大事失天下心雖死何贖是以不避斧鉞之誅屢進逆耳之言無非欲匡輔至治少盡臣職而已且如前者太監李興奏陞蕭滑楷俶工

副使渐俗等　陛下已納臣言特降賞賜令太監李廣奏
將修城垣冠帶官尚禮等量加俸級　陛下却降陞賞之
旨是功同而賞異也臣等固不知李興之意有無不平在
他人必將援此例上請矣若再請不許彼必惶恐許之則
冗官之弊滋熾況今尚禮等多前時帶罷傳奉官員前日
革之已得衆心今日陞之豈不復失衆心乎以冗濫罷之
官千百餘員因尚禮等又得陞職未免復希陞遷緣求
進不知何以處之欲不為　聖政之累難矣且正統年間
營建宮殿包砌京城等工　如彼其大陞授匠官尚不敢至
六員今此之役較之前工不及萬分之一又陞官如此之

多不亦異乎且軍器局舊設大使一員副使二員近來副使李安等一十六員赴局考滿在任未考滿者不知又有幾耶今又益以尚禮等五員似非 祖宗設官之初意伏望將尚禮等亦量加賞賜則前後之恩如一彼此之心俱安且塞將來無厭之求人自信服而太平之治效亦可以立見矣

選輔導以全 宗室疏　　馬文昇

切惟親莫親於 宗室法莫嚴於 祖訓 宗室秦藩循理恪遵 祖訓者 朝廷親親之恩爲益篤縱欲敗度有違 祖訓者 朝廷黜罰之典所必加昔周武王克商之

後以其弟管叔蔡叔監殷後二叔挾殷之武庚以叛流言以傾王室故周公奉命東征誅管叔而囚蔡叔孔子恕之鄭莊公弟叔段因母寵愛莊公不早防閑封之於鄢縱彼所為俟其惡深舉兵伐之如克常人春秋譏之一則帝干宗社而示天討之公一則不預防閑而薄親親之義故恕或譏此天下至公之法而萬世之不可易者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天生聖武袪除胡元奄有中夏掃一時之陋俗同百代之醇風功德之盛遠符堯舜亦非後世之所能及故本枝繁衍亦非前代之所能比封建諸王藩屏王室既設內外之官以咀出攻復選才識之人以充其任輔導

之方可謂至嚴矣所以各王好學樂善保守其國而稱賢王者甚多縱欲敗度而被黜罰者罕有自正統年間惟秦晉蜀淡德吉徽崇府并新封興岐等府內官不缺其餘王府內官有缺不行具奏有一府止有承奉一員者甚至全缺不補者宮門傳事多係女人而其他郡王府往來傳事亦皆遊食凡百出入亦無禁忌雖有藩府其郡王并將軍有係尊屬或族屬頗踈者雖知所為非禮不肯戒諭輔導官員不敢諫正鎮巡等官懼其誣陷亦不敢具奏所以窮極人欲蕩踰軌度非禮之為靡所不至卒之坐廢革祿遂成窮迫或動遵 祖訓事干宗社有不終其天年者有幽

少嘉擾者有褫削爵秩者有革去祿米者甚至汚溺之事又有不可停之中外聞之天下者其為朝廷之玷大矣向使輔導之官各得其人早為諫正藩府親王肯為戒諭鎮巡等官預為具奏又豈有此等事哉夫人君之於宗藩不患其過倹而患其過奢與其懲治於已敗而示黜罰之典莫若併全於未然以全親親之仁殆必宦豎擇老成之人以克任使用度有時給之宜以資衣食輔導之官必選國學鄉學師儒之屬以備講讀使之觀聖賢之書以開為善之路請 祖宗之訓以啓持正之心若藩王所為未善長史等官得以從容諫正不聽者密具奏聞 郡王所為未

善教授藩王得以因時戒勉不聽者亦密具奏聞若干宮闈重事差內官 皇親密切處置不使露泄於外若係外事仍差內官并法司官前去勘問 藩王有過專罪輔導郡王有過專罪內使教授如此防閑自無過舉而又於妾媵之屬選於本府軍校之家不使外侵凡百在外之人禁其非法不道之爲不使內入 藩王 郡王一體相成而國紀朝綱兩無所拂保全宗室莫過於此

信老臣以慎初政疏　　安奎

仰惟 陛下以英妙之年撫盈成之運涣頒明詔大黜冗員一時仕路頓清宿弊盡革中外咸曰此 聖天子維新

之美政暫久之良法也夫何旬日之內率多變更且雜流之徒廉恥素無奔競慣熟謂傳乞固可得官遷秩輩即該盡出不若營謀吏部訪取之名可為長久保身之計致令太監王端等題稱書篆缺人誤蒙選用又將革去李鼎等六名通令送考雖該部堅執再三而　陛下終未俞允使大臣之輩暫首喪氣謂掣肘而難行冗食之徒依社憑城率夤緣而得計臣愚以為吏部者朝廷黜陟幽明之司使既退復進則吏部為徒設矣大臣者　陛下股肱心膂之寄使論列不行則大臣為備員矣詔旨者朝廷鼓舞群下之術朝更夕改則詔旨為虛文矣矧詔旨一出布滿寰宇

所以洽上下之情者在是所以新天下之耳目者在是故凡繼世之君必須詔令以繫人心然必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使臣下有所持循而後可以言之 陛下初嗣寶位天下延頸想望太平顧可徇左右交通之情進既黜冗濫之徒與詔旨自相背戾哉昔人謂南山可移而此判不可移陛下忍令詔旨反一判之不若哉且中間如鑾絲匠之類亦得傳官其與竈下養中郎將爛羊頭關內侯何殊不意聖明之朝亦容有此如李昇等亦係招收人匠之數濫叨俸祿已有年矣考其所能不過書篆彈琴藝之微不審何以克稱 聖心而有回天之力如此且吏部奉明詔裁

輩冗濫不下七百餘員使李鼎等六名奸詐得行臣恐倖門一開後即爲例如御藥房欲援引裁革之醫士則曰修和缺人乞要考選內官監欲援引裁革之人匠則曰造作缺人乞要查取不知 陛下何以處之方今朝政多闕邊事孔殷災異頻仍府庫空竭 陛下自即位以來未見召一大臣訪一大政顧乃於不急之務冗濫之徒既責吏部以訪尋又責吏部以送考使此輩不銜一時苟祿以容身直欲後日名正而言順靳老臣濫賞累進不恤也雖詔旨廢閣不行不恤也雖大體有損公論不愜不恤也然天下之事故謀始猶恐鮮克有終以 陛下新政之初謀始

之際施爲如此其欲終之盡美治之有成也難矣痛惟
先帝崩逝今中外人心所賴扶持世道整頓紀綱遵守成
憲三四元老大臣而已老成之士朝野景仰此凡具一
事　陛下于老成臣馬文昇之論列尚且置之不信拒之
不從如此不知此外可信從者果何人哉臣聞執狐疑之
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近日文昇
執奏前事至於旬日留中不出臣仰測淵衷欲從文昇之
論則拂左右懇幺之私欲遂左右之私又非大公至正之
道以故展轉卒從前旨遲遲而出耳使事事如此將來群
小肆志賄賂公行馴至主威不振于上政柄潛移于下所

政之緊孰大于此况裁革冗員雖係吏部之職掌舉正欺弊實臣本科之攸司用是不忍緘默爲 陛下激切言之伏惟 聖明俯納臣言收回成命將李鼎與一仲等仍遵詔旨罷職爲民庶弊源永塞政體不虧上有以彰 聖明納言之美下有以遂老臣報國之心

推陞太常寺官疏　　王沂

切惟太常掌天地神祇人鬼之祀即有虞所謂秩宗成周所謂宗伯其任大其責重非學冠儒林藝通禮樂而老成清慎者不足以居之近者太常寺缺少卿吏部推得原任太常寺少卿王佐太僕寺少卿儲巏通政司左參議陳勖

工部營繕司郎中李堂俱各堪任矣昔太常寺堂上官
內推兩員來看綸音一降物議沸騰咸以王佐列銜太常
清慎素著少卿舊職實爲攸宜其儲巏陳沂李堂又皆發
身科甲學行亦優擇而取之亦無不可今不於此簡用而
必於堂上推舉切見太常寺堂上官正途者少雜流者多
互爲援引各騁其說其不爲紫之奪朱鄭之亂雅者幾希
傳曰太常實樂之司非儒者弗履況寺丞趙繼宗等黃冠
羽服道家者流背棄天常醜損名教濫此清選實有未宜
於郊祀大典豈知損益縱使音律諳通儀文習熟則亦樂
工舞師協律贊禮之末技耳何以統和神人典司禮樂而

當此夷夔之重任哉伏望崇重儒術扶持正道乞將所推
少卿員缺仍於儒臣內簡命一員以充其任不勝惓惓激
切之至

均選擢以勵庶官疏　　曾棨

仰惟我　祖宗受天明命撫有萬方式崇儒術誕興文教
乃南北兩京並建國學所以重首善之地而開教化之源
也故所立之官祭酒司業則擢自翰林而監丞博士助教
學正學錄皆取諸科目之士且必伺其教於府州縣學功
績有成學行可觀或曾旌奨有譽望者或由進士出補者
始得陞授固足以見崇儒重道之至意也至於所以作率

風勵之者則又有不次之擢焉又科道缺員即與兩京行人太常博士及外京推官知縣府州縣教職一同選補又足以見立賢無方之盛心也但北監屢次擢用惟南監自正德二年助教振祐擢授御史之後厥典遂廢遂使人懷輕南重北之心而銳志事功者亦有不屑就之意焉況臣自供職以來夙夜兢惕恒以表率模範爲事比見各屬立心剛直制行端方文章足以飭治平庶介足以激貪污或博學而勤於誨人或恬退而甘於自守或體貌魁梧而素閑禮節或才識通敏而動中事機且其先任鄉學之時有屢經撫按旌獎素有譽望允服人心如此等人久淹下位

不以上聞則不惟非臣以人事君之心亦無以示激勸於將來也伏望 聖明體天地生成之德廓一視同仁之心察臣所奏曲加訪察凡巡風憲及兩京部屬有缺移文本監擇取行實年貌才力相應者或一二人或三四人赴部擢用以勵其餘以復 祖宗崇儒重道之典以昭 皇上立賢無方之心如此則凡厥庶官知所激勸區區臣職以人事君之忠亦庶乎可以仰副於萬一也

重守令疏　　李承勛

治化之行自守令始守令之當重人孰不知然徒有重之之虛言而不副以重之之實事亦未見其重也重之之目

有四曰求之博而擇之精也曰禮之重也曰責之專也曰任之久也夫知府雖當久任而州縣之任亦不可不久推官知縣有行取之例雖難拘以九年亦必待二三年善政有聞而後可推異之又二三年素履無改而後可行取之更繁調簡之例一切毋以防職業然上有員缺則下必遞遷故欲久任之法必行又自愛惜人才始伏願 皇上念天之生材至難君之造就尤難毋以小過而棄大用之材毋以一青而致終身之擯在上既無輕棄之才則下自有速化之術矣近以言官建白京部重牧守之職而欲公卿天下之賢才可謂得其要矣臣愚以為州縣正官尤為

民擇之尤不可不博而精況京堂之薦舉有限人才之隱伏無窮與其限之於數人未若博求於天下方今撫按於按屬之賢者已有旌揚之典矣但賢才衆多恐非一人所能盡知而知之未必盡真也用之未必盡公且當也自知府而論之其僚佐則有同知通判推官之員其屬邑則有經歷以下至於州縣正佐首領師儒之員莫不各有僚屬又郡邑之中或有志行高潔甘於山林者皆所謂天下之人才也以僚屬相與則賢否著於官以鄉士居家則善惡著於鄉見聞之間知之必實使各舉所知不拘爵之崇卑不限數之多寡總以聞於知府而明揚焉至於布政按察二

司亦莫不各以所知屬官鄉官爲薦因其所薦之人吏部加之以訪察之嚴參之以衆人之舉隨才量地授之以官不舉者申蔽賢之罰謬舉者嚴連坐之法則求才極其廣薦舉極其公而選擇極其精矣夫士莫不願伸於知己既受知於君子則凡中人之才猶知自勵而況豪傑之士乎如是而守令之職猶稱之人者臣未之信也夫守令之職既精選矣然使待遇之不隆猶爲未也夫守令之於統涖最重者莫如撫按其參謁之禮蓋著爲令矣比來守令不問賢不肖惟以奉承爲臧否跪拜頻仍送迎踰境者雖知爲過禮而內喜喜則忘其惡以禮自處不諂不瀆者雖知

其爲正而不悅不恍則頓忘其善或者爭一跪伏之末節而搆成大隙又於是從而媒孽其短假耳目以求其疵瑕植心腹以伺其陰私甚而大張無稽之謗措㠯爲貪以正爲邪而論劾公排考語私醜矣　朝廷見其羅織之詞以爲去之猶有餘辜而豈能盡知其中不能無負屈者乎或未必遽去而遷就爲之所使有道之士不得行其志而又蒙其汚故有高飛深逝之想而不樂就其職亦勢之所必至者耳流俗之見乃謂其官之賢如彼且被挾私一劾遂致如此況吾輩衆人可不格意依阿乎至於公事之是非生民之困苦大吏之欲達其真知其可愛者謂歟且以爲門

憂者誰歟天下之俗愈趨愈下以至於此不急改絃而更張之誠可爲寒心也臣願申明憲綱使各遵守弗得逾越在上者固不可蔑視國憲而責其過爲承奉在下者尤不可不知自重而非禮逢迎各官在任果有異政者更隆以殊恩或崇之以爵秩或勞之以金帛或朝覲之年特賜召問則遷守令之隆又自 朝廷始不惟人不敢輕而守令亦知自重矣知此而不知激勸職業未脩者臣未之信也然任之不專猶爲未也今之守令凡事必申請於監司爲監司者亦樂分其事否則疑爲輕已怒及而誹隨之矣不但提吏參官而又盡及其政至於瑣細末務委官規畫不

復關白守令既有成案然後數刊大榜飭以肆陸之文付之施行雖有士俗不宜不得輒有變動前官之榜鄉民未及遍閱而後官紛更又告至矣有志者稍有釐正動輒獲戾僚屬軍民見正官無專主之權益輕忽之蓋知上之人必不聽其自任也復何善政之有臣愚以爲凡府州縣一切事務皆宜付之守令不得分侵其權或疑如此使郡縣得人則可如匪人也不遺殃於民乎夫守令既經簡擇得人必多又禮之隆而責之專圖報必切不幸而遇匪人豈無所以處之乎且臣亦非以爲監司可廢也蓋卑者分其繁尊者挈其要治體當如是也撫按二司但當公以照之

靜以觀之分巡分守或於歲終季終考其職掌而申達撫按覆按其實因其優劣而課其殿最不及則教太過則抑反覆之而不悛於是覈其罪之所在而去一以警其餘則賢者不至掣肘難行而不賢者亦不得以肆其惡矣守令之職專且久而職業未脩者臣未之信也然又不可徒恃虛文而已大抵天下未嘗無不可救之弊而患無救弊之誠亦未嘗無不可行之法患無行法之人探本核實之論惟在撫按得其人而已矣欲撫按之得人惟任吏部都察院堂官忠亦肯任怨而已臣願 皇上明勑各該堂官如遇巡撫之推必精擇老成重臣而久任之每歲巡按之遣

不論其次而惟其人必得識達治體有憂國之真心者而後及焉如巡按四五次而舉措中理與論攸服者則查舊例不次超拜僉都御史按察使之職否則回京考察之例亦必見之行事不可徒存虛名蓋在外臣工監司守令有撫按以舉劾之巡撫則有科道以糾劾之而近日則雖同處巡按亦間有劾之者矣巡按一方其任極重勸懲之典獨缺可乎夫　朝廷取舍必公必明天下撫按自不患其不得人矣撫按得人則其舉劾必公必明天下方面有司亦自不患其不得人矣雖然監司者守令之原　朝廷者監司之本故大學首篇極論脩齊治平之道而揭其本曰

自　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伏望　皇上正身率德以道修身以身取人則內而輔弼九卿外而監司守令皆得其人矣王道之成何遠之有臣不勝惓惓仰望之至

題內降疏　　徐溥

前日欽蒙揭帖內開欽天監致仕監正李華令臣等擬旨着復職事看得李華係傳奉官禮部參奏行事乖謬致仕況已年老今一旦無事忽然傳出着復職管事未免驚駭衆聽且　皇上登極以來凡百除授陞遷俱是合干衙門題奏請旨未有自內傳出者今乂輒開其端誠恐希競幸

請之徒紛然復起後來難以止息其於治道不無有損若今華果於選擇昌國公塋地與有勞力亦當待工完之日量與賞賜為宜況本監見有監正吳昊掌印一衙門而設兩正官亦為繁冗臣等叨承朝廷委任不敢阿從易曰君子作事謀始蓋凡事謀於其始則易為力倖門一開則引例希求者無所不至矣伏乞採納

知人官人疏　胡世寧

臣讀虞書皋陶謨有曰在知人在安民又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是知人君代天理物其職專在於安民然推安民之要又在於能知人而使官稱其才也臣謹用斟酌古今事

宜遵照　祖宗舊制擬爲知人則例五條官人則例一十
五條上塵　聖覽以助睿思之萬一　昔宋臣范仲淹上百
官圖于宋仁宗曰如此爲叙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
此則私且曰進退近臣不宜全委之宰相仲淹當時官非
言路任匪銓曹豈不爲越職當罪也然其區區愛國之誠
不遑自顧傳諸天下後世皆以爲忠而惜其不能盡用也
臣之愚誠竊亦效此伏惟　聖明番意省覽天下幸甚
計開知人則例五條一論人之才術當以誠心體　國愛
民爲主而才與守斟酌品第有是心而才與守兼優者爲
第一等有是心而或才優守次或守優才次者爲第二等

無是心而才守兼優者爲第三等無是心而或有才無守或有守無才者爲第四等一論人之心行如大臣科道翰林及在外方面正官當以奸詐貪婪爲重而貪墨爲次其部寺屬官方面佐二及知府以下則惟罪其貪酷而偏詐之人尚未可去一凡尚書侍郎都御史府尹翰林科道布政使按察使兵備提學知府以上各項緊要官俱令到任一月後各舉一人自代吏部擇其舉多者擬奏陞擢庶多得人一兩京大臣及在外撫按官俱以能薦賢稱職多者見其知人之明異日可備吏部之選吏部堂上官尤宜責其搜人多訪不必避嫌一今内外臣僚皆以因循保守爲

賢其有盡忠爲國擔當幹事不避流俗者　朝士則衆怒群猜不能存立在外司府等官亦多被衆忌流謗考劾因而誤黜以此盡沮忠義之氣萬一　國家有事無人肯當是皆彼職名不聞于　上故也今宜法古御屛記名故事密訪內外臣僚中有盡忠體　國才堪委用者親記其名一二則彼不爲奸謗所陷而真才得用矣官人則例一十五條一內閣三員或四五員舊當贊襄輔弼之任今又總裁六部而議其進黜職任至重遇缺宜斟酌先朝李賢等事例於六部尚書左右都御史中取其才望出衆練達事體公忠體　國知人有容者推補一　兩京六部尚書左右

都御史約共十四五員爲一等有缺宜於在外行事右都御史及兩京左右侍郎坐堂副都御史共二十四五員內推補仍須論其職務難易輕重或量其才力所宜由簡易而陞重難或聽其心志所願辭重難而就簡易以均勞逸

一兩京六部左右侍郎坐堂副都御史在外總制總督等項右都御史約共二十四五員爲一等有缺宜于兩京大理寺卿坐堂僉都御史府尹詹事學士并在外各處巡撫巡視南京管糧副僉都御史十三布政司左布政使共四十餘人內推補其兩京侍郎坐堂副僉都御史亦當論其職務難易輕重或量其才力由簡易而陞重難或順其心

頗辭重難而就簡易以均勞逸一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甘肅陜西四川貴州雲南兩廣鄖陽南贛保定河南山東湖廣江西淮鳳蘇松各邊腹巡撫并巡視河道都御史共二十三員爲當等此等官最要得人最宜久任如宣德正統景泰年間各邊巡撫有只用寺丞等官領勑行事不必官大又如周忱在蘇松自侍郎陞尚書凡二十二年王翺在遼東自僉都歷陞副都右都左都凡十有一年于謙在河南山西一十八年陳鎰在陜西亦十餘年是皆事久功成保濟得地方生民爲　朝廷分憂今此等官宜於兩京各寺卿少卿大理寺丞年深出衆給事中御

史即中在外右布政使按察使左右參政年深兵備副使上等知府內推陞原職高者陞副都原職卑者陞僉都十分資淺者陞署職令其領敕一般行事其有在邊不諳軍旅而善理民事者改任腹裏不爲貶抑年深有勞者就彼僉都陞副都副都陞右都常管此方十分年勞深著者就陞部院掌印如正統天順年間金濂年富皆自副都陞戶部尚書不爲躐等善先必如此廣推方能得人後必如此重擢方能久任久任方能脩舉得邊疆完固撫治得百姓安樂以爲 國家久安長治之計一兩京府尹拜在外十三布政司左布政使共十五員爲一等俱要用心歷練

民事不厭煩勞者循資遷轉此官稱職者留以久任選陞六部侍郎升都察院坐堂副都御史不必更陞在外巡撫以致遷轉不常不得盡心民事其心行雖公廉而才力不稱者遷改相應職事好貪者即時罷黜如天順年間刑部尚書陸瑜禮部尚書蕭暄皆由布政徑陞令若止陞侍郎副都不為躐等一翰林春坊詹事府等官以備顧問侍講讀筆 制誥脩史牒最是清要之職唐宋以來多重此官以備卿輔之選然多選外官才學過人者試任雖取中狀元亦令試歷民事方纔取入翰林我 國初多用徵聘隱逸之士永樂宣德正統以來如楊士奇張洪由王府審理

教授黃准劉鉉張益由中書舍人鄒濟陳仲完由教職偕懋王洪陳山由給事中劉球李時勉陳敬宗由主事胡儼由知縣蔣驥由行人于敬由御史各陞翰林春坊詹事等職又如張英由教職薦陞給事中復進中允郭璡由參政李賢由主事薛瑄由御史皆歷陞侍郎尚書兼詹事學士又如張顯宗由翰林歷陞祭酒出爲布政郭濟歷任春坊復陞知府王珣由檢討陞大理寺丞巡撫貴州歐陽謙由御史改編修復陞郎中徐旭由御史陞郎中祭酒復改脩撰羅汝敬由脩撰改御史是皆惟才所宜不拘內外出入所以得人近年拘定庶吉士及進士第一甲素稱閣下門

生者方得選授天下不無遺才今宜尊復舊制不拘內外郎中職事但有文學才行出衆者許大臣言官論薦　內閣吏部召試此官庶幾得人而可儲卿輔之望矣一給事中御史皆有言責上而君身朝政缺失下而臣僚是非邪正皆唯其所言是聽使非其人人主誤聽其言則聰明或亂是非邪正不明誤事不小不聽其言又為拒諫取謗天下至于御史又有巡按在外激濁揚清除奸革弊之責所係一方利害尤重故自古慎重此官我　祖宗朝如王翺由寺正甄肅由知府左遷陳祚由參議康慶由知州落職皆復陞御史虞祥王鐸年富由教職裴凱由州判官皆陞

給事中又如丁璿由主事馬守中由同知俱陞御史徐旭由御史陞郎中復改翰林歐陽讜由御史入翰林復陞郎中是皆唯才所宜不限資格所以得人而又授其尤者超擢侍郎僉都御史等官所以肯盡其職且又不時考察使偏私浮偽者不得混于其中以惑　上聰明所以天下常受諫納之福而　君上不受拒諫之名今宜使大臣于內外郎官及聽選進士中各薦所知必其忠直公正明識治體者方授此官三年之內考其敢言而忠諫有益與刺衔宜及巡按在外激揚興革有益地方者留以久任超陞卿佐等官其餘敢言而言或不切于事體或過于激烈以至

觸忤者則遷改內外相應職事以保全之後仍記其忠直敢言其後効量加超擢其或當言不言或挾私附勢及巡按不職者明奏降黜如此則言官皆得忠正之人而朝廷納其忠諫有益於天下矣一吏部文選考功兵部職方武選禮部儀制等司郎中亦須妙選若得其人亦宜久任量加超擢其中常不稱者即令外補一通政司鴻臚寺官專取聲音洪亮于本衙門遷轉已有舊規其有才堪部院者亦行推用一兩京坐堂僉都御史南京總督糧儲都御史及各寺卿佐幷各部寺屬官照常循資遷轉然人才各有所長有不相宜者彼此更調不妨一任外布按二司官

宜只於本地方衙門遷轉雖有資格遲速不同臨了總算有甚懸絕不得已者方推鄰近地方官陞補仍照弘治以前事例僉事徑陞副使副使徑陞按察使按察使徑陞左布政使參議徑陞參政參政徑陞右布政使不必如今逐級挨陞南北遠調以致往來不常虛曠歲月地方常致缺官誤事其四川雲南貴州廣西員缺宜于附近地方資淺人員內比常早陞以酬其勞遠一各道分巡僉事 國初選定道分九年方改後因改道不常凡遇地方難事皆推避不理以致聚斂貪饕任情作弊害民地方受患今宜皆如廣東等處事例三年滿日方許改道仍須考其三年任

内奸弊盜賊豪強貪猾之有無以爲殿最本司若有進
表等項公差止於貼堂副使或分巡滿道僉事内差遣其
分道三年之内不許改差一各處緊要兵備及提學官俱
要於資深人員内推其才力相應者先陞僉事後加副使
常管此方其職任内事務不許他官攙越如提學所管教
官兵備所管有司巡捕并衛所官有犯撫按衙門俱就委
其提問不許改委他官以致權柄不一事體難行兵備必
須兼理本道分巡以便行事至於練兵捕盜應該勸賞等
項財物許其措置或動支官錢如此必任專制方可責其
成功十分年深勞著者 提學推陞少卿祭酒等官兵備推

陞各道巡撫其餘照常選轉才力不稱者就行改調別任不宜姑息一知府知州知縣三等親民之官使非其人則上司雖有好官行得好事不能實到百姓所以自古國家慎重此職漢制郎官出宰百里郡守入為三公唐制不歷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我
國初取中進士俱選縣官徵至賢才多選守令永樂以來知府俱責大臣保舉知州知縣另委吏部揀選所以得人且又立為定制知府知州見上司不行跪禮以重其職其久任卓異者不次超擢如何文淵由知府即陞侍郎胡儼由知縣即陞檢討所以人多樂為此官弘治初年又責其

備荒積穀多少以為殿最所以民受實惠固得邦本如此久長正德以來此官不重輕選驟陞下焉者惟圖取覔得錢以防速退上焉者惟事奉承取名以求早陞皆不肯盡心民事以致民窮財盡一遇兇荒多致餓死今宜遵復先朝舊規知府令在京堂上官於京官七品以上在外在閒五品以上官內保舉在外撫按及布按二司掌印官于叅議僉事同知知州內保舉其知州知縣俱聽吏部預行揀選仍責撫巡布按二司於府通判推官州同知知縣內保舉堪任知州之人州判官縣丞主簿儒學教職司府衛首領官內保舉堪任知縣之人俱必其有愛民之誠有守已

之操有處事之才三者俱備而後可任此職後有不稱舉主連坐誤舉者先能自首則免到任之後察其秉公守廉而不盡心民事才力不稱者改任品級相應職事貪酷罷軟者即時罷黜其稱職者留以久任知府九年以上者即陞四品京堂并布按二司長官次者照常陞參政副使等職知州九年上者即陞參議知府郎中僉事次者照常陞員外府同知運同等官知縣上者三年行取到京考其文學德行出衆者選入翰林忠直剛正識治體者選衙科道才識明敏者分任部寺屬官其有深得民心願留久任者相權府州正職次者九年六年照常選轉如此選任方得

民受實惠地方雖遇荒盜賊可保無虞矣一在外知府
知州知縣并凡方面有司等官陞選俱合註於原籍相近
地方廣西雲貴有司尤宜查照弘治以前事例只於本省
人員內陞選庶免其不服水土且得到任易便不致地方
曠官日久

薦舉疏　　彭韶

竊聞名德之賢成就甚難儲之朝廷關係實重是以古昔
聖帝明王咨訪搜求罔敢遺逸小或致之大或起之勳則
賴以成顯著之事功靜則因以係士心之向慕聲望風采
蔚爲國華大學所謂惟善以爲寶是也切見廣州府新會

縣依親監生陳獻章心術正大識見高明涵養有素德性堅定立志願學於古人榮辱不足以介意誠高世之儒也徃者應試春闈偶失甲第給假回還杜門養志沉潛聖賢之書實窺體要洞達事物之理有見精微才雖未試行則可觀今年五十餘矣讀書踐履愈覺純熟孝義著聞人皆感動臣等自度才德不及獻章遠甚猶且叨食厚祿顔於醇儒反未見用非惟臣等之心誠切不安亦恐國家不及收用坐失惟善之寶也伏見天順年間　英宗皇帝聞撫州民人吳與弼文行尚古特加禮聘授以官僚恭緑老病辭不供職是以未見作用之効今獻章年力盛强大非與

猥之比伏乞　聖明以禮徵召量處以在京儒官職事則必有以補助　聖德風動士類矣

論大臣進退疏　　毛鳳韶

臣聞大臣繫天下之望當謹於進退之際以存始終之禮故古者大臣求退必薦賢以自代苟所代不如其人則寧存其舊誠慎之也臣仰見　陛下勵精圖治信用大臣而大臣不肯精白一心以事　陛下臣愚竊以大臣退之故者由進之易也邇年以來會推之典不爲不公而論者尚謂特循故事臣愚以爲有三患焉一則人材難得之患二則知人甚難之患三則觀望顧忌之患三患生而會推之

下不愜人望果以取敗者誠不免矣夫始以遷就而進終
以敗露而退於人主知人之明國家遇大臣之禮不兩有
負哉伏望　陛下念此事重大再三加慎凡大臣求退者
審以爲可方許休致仍令其薦一二人以自代下之廷議
參酌是非如其未宜仍又別推務使人人盡言不必拘以
時月取之周則不遺誤之緩則不失期得真才以俟　陛
下審擇而用之庶大臣得人而無數易之患矣臣又見
陛下近准禮部右侍郎何瑭回籍養病以遂其高蹈之節
以長恬退之風甚有補於　聖治但中外咸謂何瑭敦朴
正大足以厚士風廉靜忠貞足以勵貪懦坦禮之任名宜

斯人恐代之者未能過之則屢更數易似於國體未宜如
蒙 陛下愛惜人才改命在京調理病痊仍出供職贊
陛下中興惇大之治以返淳古敦朴之風將必有賴於斯
人矣

公用人以正治體疏　周用

臣聞舜之無爲歸於得人然舜之所以得人由其用人以
公也今考虞史所載舜命九官每每下咨於群臣夫舜聖
人也而其用人猶不敢自用如此誠以知人則哲惟帝其
難以我用人固不若以人用人者之爲公也臣伏見 陛
下近來用人往往不由該部如以其爲禮部尚書某爲

臚寺卿某爲本寺左少卿都給事中只一經遷擢俱陞級外任或蒙特旨或出內降遠近惶惑莫知所由殊非有虞疇咨之意也臣愚以爲勑戒百官各司其職者 陛下之事也至如舉其人以上請者吏部之事也今京官之二品與外官之六品 陛下皆躬親授其人而吏部不得與聞則是吏部之職廢而 陛下行有司之事矣非徒上壓 聖慮抑亦有傷治體且 陛下豈以某某四人者爲賢而特用之耶臣聞爲人臣者恭進者必難退患得者必患失某等自甘躁進不恥清議亦復乞哀於昏夜人則已見其肺肝試使捫心能無泚顙是此四人殆所謂小人者也 陛

下將隆唐虞之治願得若人而用之非所以厭衆心而訓
有位也臣又惟近日此輩傳陞之事始於一人而遞相效
尤不謹其初遂至如此自茲以往人之效尤日甚一日則
至其極將如之何至於呂經潘塤特罪諫垣似無深過
陛下聖德優弘專務開納亦當諒其狗馬之初心略其葑
非之下體若獲轉遷宜從資格今來陞任特異尋常此固
天地曠蕩之恩經等隕身不足報稱然使天下後世將謂
陛下疑察臣下特假此以疎斥言官而比依違苟容者亦
將鑒此而循默在位臣實惜之誠願躬念建官之意而思
知人之難將某某等通行罷黜以沮倖進呂經等照舊供

職以歷言路使四海仰日月之明百官效股肱之良用人公而治體正而有虞泰巳之化將復見於今日矣

論革冗官疏　　　挂萼

臣聞在昔聖帝明王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凡以代天理物爲民立極也今國家政令出自朝廷五府六部則分職率屬而倡行之其在南京吏部不與銓選禮部不知貢舉戶部無斂散之責兵部無調遣之行近者大臣率以無用老疾之人聽其在彼養老官僚腐秩甚非我

太祖之初心故我　太宗文皇帝初遷北京亦止權置二三行在衙門官不全設也仍考諸古兩遷五都不別置

員周營洛邑惟命留後漢唐舊邦止設京尹益從古已然今實所當整正凡在內各部寺屬在外司府州縣管糧管馬等官及王府空閑官僚因而省之以衙軍衛多餘首領及非衝要而設驛遞非要害而設巡司下邑置丞小郡添判如斯之類不可勝數歲所費不下十餘萬宗祿糧軍士月米爲益多矣故自來有識之士莫不建議裁減獨有上下議擬不同或溺於聞見不覺事徇非或畏難苟安不能相時裁度惟是生民重困冗食日滋因循百年迄未有改自非我　大聖人聰明睿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獨思及此而力行之乎伏願　皇上即以聖意明詔有司會官

廷議各各備開建置來歷分別應否存留裁革省併然請定奪則官簡而省冗俱選清而俗亦靜所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者正在是矣

銓選議　　　　丘濬

臣按天下之事其利害得失恆相半而　朝廷所立之法亦然且如資格以用人說者謂此法既立之後庸碌者便於歷級而升不致沈廢挺特者脫穎而出遂至遲迴則是資格不可有也然未有此法之前選司注官有起於下位三十年出身不得祿者則又是資格不可無也然則資格用人其利害得失如何嗟夫天生斯民賢智者常少而愚

不尚者恒多天下之事鉅而重者又常不若細而輕者之爲衆也是故人君爲治用天下之人以理天下之事豈不欲人人皆用其賢且智也然人品有高下事體有大小官職有崇卑量其事而設其官隨其官而用其人必使官與事稱人與官稱則事無不理而政務舉治道成矣然人品高下之中又有高下事體大小之中又有大小官職崇卑之中又有崇卑不可以一律齊也於其不可一律齊之中而設官以總持之使之各得其劑量焉如權衡之於物尺度之度物輕重長短各適其可而不倚於一偏則用得其人不可也然人不常得於是不得已而任之以法焉使朝

廷常得人而任之則雖無法亦可也如其人之不常也何此古人用人貴於人法兼用也夫群千百人之才品而决於一二人之耳目苟無薄籍之稽考法制之禁限資次之循歷而一一記憶之以掄選之吾恐其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日有所不給矣而况夫僞俊詐冒請託干求那移蒙弊奸計百出者哉由是觀之人固不可任而法亦不可定守一定之法而任通變之人使其因資歷之所宜隨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不用資格亦不純用資格不用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職釐煩劇之務用資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資歷之淺者釐職務之冗襍者其立

爲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銓衡隨才授任因時制宜而調停消息之於常調之中而有不常之調調雖若不常而實不出乎常調範圍之外人以漸而用出類之才則不以漸官以次而升而切要之職則不以次非有大功德大才能及國家猝有非常之變決不拔卒爲將徒步而至鄉相也我　祖宗立法之善超越前代未嘗不用資格而有不用者焉雖若不分流品而實未嘗不分焉何則今制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五品以上官有缺員皆具名以聞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銓注此所謂未用資格而有不用者也台曰尚書侍郎以下惟才是用雖若

不分流品然翰林院國子監非通經能文者不授之其於流品又未嘗不分焉庶寮之在任也則雖推舉不次用之既滿秩到部則必考其功績按常調以用焉 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者此又萬世所當遵守而不可更革者也

考課

酌事理以公考覈疏　王恕

一查得諸司職掌內九年考滿教官考不通經者别用府衛教授州學正縣教諭府衛州縣訓導俱係教官係正九品學正教諭訓導俱未入流謂之用者但不令復為教官而於品級相等官內改用也教授合改從九品稅課司大使府倉大使司獄巡檢等官學正教諭訓導合改未入流河泊所官稅課局織染局鹽課司大使副使倉大使副使等官景泰天順年間教授有改稅課局大使等官者學正

教諭訓導有改除倉官河泊等官者近年以來不分教授
學正教諭訓導俱改除河泊所官非惟太拘其實於教授
爲降等有乖別用之制合無今後教官考不通經者教授
改除從九品大使司獄巡檢等官學正教諭訓導俱改除
未入流河泊所及大使副使等官不拘衙門如此則改調
有等選法疏通一外官九年考滿到部有司官繁稱陞二
級簡稱陞一級教官考通經者府州縣學官舉人及數乃
陞衛學官并選貢衙門學官無舉人亦陞丁憂復除者舊
例俱以後任定其黜陟頗有不均且如有司官前任事簡
歷俸少後任事繁歷俸多陞二級固爲相應若前任事繁

歷俸多後任事簡歷俸少止陞一級不無有虧教官前任府州縣學日多後任衛學升選貢衙門學日少照衛升選貢衙門學不論舉人而陞固不相應前任衛學升選貢衙門學日多後任府州縣日少論舉人不及數而不陞亦不相應合無今後有司官九年考滿不分前任後任但事繁歷俸日多者陞二級事簡歷俸日多者陞一級教官亦不分前任後任但任府州縣學日多者從府州縣論任衛學升選貢衙門學日多者從衛學升選貢衙門論如此則衙門停當人心悅服一　在外所屬例該考覈合屬官員雖開合干上司考覈詞語不開稱職平常不稱職字樣者案候

行查回報之日有司官引奏復職教官具奏入選不無守候人難合無今後有司官雖不開稱職平常不稱字樣其詞內有勤能端謹等項字樣者即以稱職論有頗可等項者即以平常論有無為無守誤事懶惰等項字樣者即以不稱論初考二考不必行查就與定稱否引奏復職三考仍候行查至日定奪全無考覈詞語照舊行查教官舊例止以到部考通經有舉人定黜陟不以上司考語為殿最雖無考語即與具奏入選差錯官吏俱照例參問一舊例外官考滿前任日少許通理前任日多另歷三年是凱丁憂起復并更調改除官前任後任近年以來却將考滿給

由到部復任輳考者亦以前任後任如前論之此其因襲之失合無改正今後止以丁憂起復及更調改除爲兩任照前例查考其考滿復任輳考者不必論前任後任多少一考滿官歷任六年止開三年事蹟給由者免問准作三年考滿仍令回任補造六年考滿牌冊給由不無往返人難合無今後考滿官雖歷任六年止開三年事蹟考滿給由者免其參問准作三年考滿不必補造六年考滿牌冊候九年考滿通將後六年事蹟攢造牌冊給由爲便一吏員出身考滿官或該陞正從八品正九品者或該本等用者或該降者入選之時考中該陞者陞該本等者本等用

該降者降不中俱降雜職內巡檢與府司衛倉場大使俱係從九品官巡檢以軍內及數陞司府衛倉場大使以糧草及數陞巡檢不考就陞司府衛倉大使考中方陞不中降雜職此諸司職掌不該載不知昉於何時一向因襲而行且以正從八品幷正九品官考不中一例俱降雜職似無分別是以入選官懷不平者往往經告合無今後吏員出身考滿該陞正從八品正九品者考中照例陞考不中本等用其原該本等用幷該降者不必考驗照例選用若考中該陞官告願就雜職者選如此則選法一而人心服

一知印資格兩京五府知印從八品出身六部都察院知

印九品出身在外都布按三司知印從九品出身在外知印係農民恭充役滿赴部冠帶辦事半年不考就除從九品職事在京知印係役滿承差請 旨點做役滿冠帶五府者考中除從八品職事六部都察院考中者除正九品職事考不中俱降除雜職且在外知印不考就照資格除授在京知印考中方照資格除授不中降用事體不一況知印原非書辦文案人役與吏典一般考試擬多是不中往往降除雜職是資格高者得官反卑資格卑者反高似非所宜除都布按三司知印照舊不考就選外合無今後五府六部都察院知印臨選之時止考行移中者照資格

除授不中者降一級用如此則事體適中而彼此皆安一在外司府州縣等衙門官三年六年俱赴部給由惟雲南布政司軍職首領并斷事司理問所官府州縣首領官貴州布政司所屬府州縣官幷軍職首領官三年六年考滿俱赴本布政司給由考覈就彼復職牌冊類繳候九年通考赴部其各處閘壩河泊税課司局幷驛遞官三年六年考滿隸布政司者俱赴各該布政司給由南直隸者赴南京吏部給由亦就彼考覈復職牌冊俱差人類繳本部北直隸者赴本部給由引　奏復職九年通考官不分遠近俱赴部給由係是舊例及查得成化六年爲申明舊制事

本部題准今後除邊方軍馬錢糧所係官員考滿申請定
奪外其餘不係邊方大小官員務要依例三年給由雖有
專責差占及奉例納米等項三年六年之間亦要一次赴
部給由考覈不許托故遠者查理究問有規避黜降已經
通行外成化二十等年又該戶部題准被災去處三年六
年考滿官員依例納米准令給由以備一時救荒又經通
行去後今奏前因誠為有理除雲南等處地方窵遠有司
大小官員照舊本布政司給由外其浙江等布政司并南
北直隸府州縣等衙門今後有司大小官員三年六年考
滿俱要依例赴部給由考覈驛遞等官在外者仍赴本布

政司給由係南直隸者赴南京吏部給由俱造牌冊繳部
查考北直隸者赴本部給由引　奏復職俱不許仍前一
槩納米以玷名節如遇地方災傷缺糧賑濟許令有司預
先別作措置或臨期多方區處如此則考課之法不致廢
弛而備荒之政不誤矣

嚴考察以勵庶官疏　王恕

看得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吳泰等奏稱兩京堂上官并
在外司府州縣官已經考察獨兩京各衙門五品以下官
員年久未經考察其間才行可稱者固多而貪冒苟且者
亦有要行兩京吏部會同兩京都察院公同各衙門堂上

掌印官從公逐一考察一節臣等切惟兩京堂上官并在外司府州縣官節經糾劾考察黜退惟兩京五品以下官委的年久未經考察不無賢否混淆誠如吳泰等所言合無准其所奏照依前例在京者本部會同都察院并公同各衙門堂上掌印官將五品以下見任帶俸并丁憂公差養病省祭等項官員從公逐一考察除廉幹公勤才行超卓者遇有內外相應員缺另行具奏擢用職業頗修操履不失者存留辦事外其貪淫酷暴罷軟老疾素行不謹浮躁淺露者開具職名奏 請定奪如考察不公仍聽科糾舉其被黜之人若有造言生事捨摭妄奏希治以

發遣爲民仍行南京吏部會同南京都察院等衙門
考察徑自具奏定奪其言要嚴立歲考之法在京諸
上掌印官及在外布按兩司并各府掌印官每遇年終各
將本衙門及僚屬官員廉貪能否勤惰得失緣由掛的酌
確考語造冊三本一本奏繳一本送吏部一本送都察院
查照一節仰惟　國朝定制內外官員已有三歲考績三
考黜陟之典外官又有朝　覲考察之例若再更立歲考
之法不無事體紛更難准所擬合無仍照舊例通行在京
在外前項衙門堂上掌印官如遇所屬官員三年六年九
年考滿之日務要從公嚴加考覈所出考語亦要允協公

論不許循情慮應故事以致賢否混淆黜陟不當事發連坐以罪

議覆陳言疏　王恕

一查得本部欽奉　詔書并節次奏准考察官員事理俱行移巡撫巡按并布按二司等官將所屬守領等項官員嚴加訪察務在至公無私不許顛倒是非及遇所屬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之時務要從公嚴加考覈不許徇情慮應故事以致黜陟不公等因去後今鎮國將軍陽槩所言巡撫巡按官考察官員不遵據該司開陳賢否以憑黜陟該司官與府州縣官豈無親故仇嫌以致考察不公黜陟不

明要行各處巡撫巡按及布按二司官凡遇考覈黜陟之
時務要設法體訪陟其明而黜其幽一節其言有理深中
時弊合無准其所言通行各處巡撫巡按并布按二司官
今後凡遇所屬府州縣官或三年六年九年考滿或朝
覲考察或保舉糾劾務各秉公心設法體訪得其賢否之
實公黜一陟必須允合輿論不許容情挾私以致是非顛
倒黜陟不公人心不服責有攸歸一 查得近該吏科給事
中林廷玉題稱近年納粟監生數多彼既以財出身得官
豈不損本生民被其魚肉要預先立為上中下三等於臨
選之時吏部出題嚴加考試以文理通暢者為上文理稍

通寫字端楷非請客者爲中不諳文理寫字粗拙請客者爲下上中二等量其高下與科貢一體選用下等者填註衛門職名令其冠帶閑住行移國子監及天下學校省諭各生知會使知及時勉學毋致後日追悔本部看得所言有理合無依擬於臨選之時嚴加考試分爲三等如前所擬選用及冠帶閑住及先行各生知會使知各加勉勵奮志進學以收後效題奉 聖旨准擬欽此除欽遵通行外令鎮國將軍陽鍪又以爲言緣有前項題 准事例見行未久若再更張非惟政體不一抑且人情不堪一看得鎮國將軍陽鍪言各 王府輔導官不得其人要行巡撫巡

按官不為常例通行考察年力精壯文理優長素行清白者存留老弱無為簡謏不才者就便罷黜一節固為有理查得諸司職掌內開各 王府官不係常選任滿黜陟取自 上裁似難行令巡撫巡按官考察及查得先該 瀋王奏稱各王府官中間有年踰七十者不敢告老致仕及年未七十或沾疾病等項願告致仕者俱照例加陞品級等因該本部議擬奏准已經通行去後其言要行選端謹有為之人以充府職所言有理合無候各 王府長史等官有缺本部照例於教官之中詢訪推舉相應堪任之人照例銓補庶使輔導得人 宗支獨正矣

擬考課議疏　　丘濬

例惟本朝三年一朝、覲天下布政按察諸司府州縣官吏各齎須知文冊來朝吏部都察院稽查其所行事件有未完報者當是勤察之以行黜陟近歲爲因選調積滯設法以疏通之輒憑巡按御史開具揭帖以進退天下官僚不復稽其實蹟鑿其罪狀並爲老疾罷軟貪暴素行不謹等名以黜退之殊非祖宗初意按舊制官員考滿給由到部考得平常及不稱職者亦皆復任必待九年之久三考之終然後黜降焉其有爲事降職除名亦許其伸理雖當臨刑亦必復奏其愛惜人才而不輕棄絕之如此可謂仁

之至義之盡矣彼哉何人立為此等名目其所謂素行不謹者尤為無謂則是不得容人改過遷善凡經書所謂改過不吝過則勿憚改皆非矣夫人自幼至壯自壯至老其所存所行安能事事盡善而無過舉哉不任則已一發外任稍為人所憎疾則雖有顏閔之行有所不免矣切觀漢時長吏不任從者三公遣掾吏案驗然後黜退其後不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朱浮謂有罪者心坏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意當時長吏雖心不厭服然猶有罪可名雖被空文然猶有文可考今則加以空名如死後節惠之諡受此曖昧不明之惡聲以至於沒齒齎恨況貪者未必暴暴

者未必貪老疾未必老疾罷軟素行不謹不知何所指名又何以厭服其心哉宋韓億為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擧拾官吏小過輙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草木昆蟲皆欲使之得所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下亦望為京朝官柰何錮之於聖世嗚呼禁錮人於聖世固非太平美事然使天下失職之人布滿郡縣亦豈 朝廷之福哉伊尹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當道君子尚慎思之

考課議　王瓊

國初定黜陟之法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今百官歷俸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三次方論黜陟是也然官或有

鈌不候考滿而陞去者多矣是三考陟官之法不守也即行三載考察之法又行遇鈌陞補之例天下庶官九載考績者幾何人哉况四方之遠一官赴京考滿往回勞費且誤公務許令本處考覈庶爲便也方面官有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開報考語亦令就任復職待朝　覲定黜陟如此朝　覲之典考滿之法兩不相悖矣